

一、从鹳雀楼的变迁看朝代的更迭

（一）鹳雀楼的多舛命运

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向的黄河东岸、蒲州古城城南，本是北周时兵家修建的军事建筑。因其气势宏伟，高大眼阔，登上层楼则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古城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此水鸟似鹤，但顶不丹，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人们称其为“鹳雀”，故“云栖楼”又称“鹳雀楼”。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这首千古绝唱，抒发了诗人心中万丈豪情，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鹳雀楼的无限遐想，然而也许人们并不知道，今天的鹳雀楼是后人重新修建而成，那座曾让王之涣以及历代的风流才子们魂牵梦绕的古鹳雀楼早已不复存在，在历史的风烟中，古鹳雀楼并不总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而是命运多舛，战争与血腥时常伴随左右。

（二）鹳雀楼的兴建

永济，古城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的区域，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鹳雀楼正是根植在蒲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鹳雀楼从诞生之日起，就抹上了一层不平凡的色彩。晚唐，著名文人李瀚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曾提到了鹳雀楼由北周的宇文护建造：“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唐世诸公多有题咏。历宋至金明昌时尚存。有河中府录事李逵书楼额。”（唐·李瀚《河中鹳雀楼集序》）。在《蒲州府志》里也记载了：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公元557—571年）宇文护造。宇文护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建造鹳雀楼呢？历史上杀过皇帝的人有很多：赵高、梁冀、刘裕、宗爱、宇文泰、完颜亮……但细细数来，历史上多有记载的赵高之流、梁冀之辈只不过杀过一个；刘裕、宗爱、萧鸾、宇文泰等四人也只杀过两个。而真正的屠龙高手却是经常被史家忽略的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宇文护在公元557年到560年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先后杀死了西魏恭帝元廓，以及北周的闵

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三个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杀死过最多皇帝的人，堪称史上屠龙第一人。他是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权臣、鲜卑族、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很早就跟着叔叔西魏统帅宇文泰南征北战、屡建军功。宇文泰在临死前遗命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权，这让宇文护的野心一下子膨胀到了极点。于是，掌握实权后深觉自己已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宇文护便迫不及待地于公元 557 年逼使自己的主子西魏恭帝让位并杀之！扶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登上了王位并建立北周，宇文护就任大冢宰（宰相），继续执掌朝廷大权，“百官总已以听之。”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成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为北齐所占，自平阳（临汾）以东，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水地，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与长安距离不远，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蒲州城作为北周政权都城，在与北齐之间的两厢厮杀战争中，从区域上来讲，这个地方处于一个“扼天下之吭”前哨位置。为北周所属的战略要地，宇文护为镇守蒲州，于蒲州西黄河东岸建造了这座戍楼作为军事瞭望之用，这便是后世所称的鹳雀楼。

（三）鹳雀楼的绝境逢生

北周建立后，宇文护就任大冢宰（宰相），继续执掌朝廷大权，“百官总已以听之”。在宇文护眼里，年方 16 岁的皇帝宇文觉还是个孩子，完全可以也应该由自己作主。谁知，宇文觉年纪虽小，性格却很坚毅刚绝，他很不满宇文护的专横跋扈。同时，朝中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赵贵、独孤信以及一大批大臣对宇文护不服，认为“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他们一起鼓励宇文觉除掉宇文护。于是宇文觉招了一批武士，经常在皇宫后园演习如何擒拿或杀掉宇文护。谁知他们的阴谋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有人想宇文护告密，反被其先发制人，宇文觉被废黜而死，杀赵贵，令独孤信自杀。杀了宇文觉后，宇文护拥立他叔叔的另一个儿子宇文毓为周明帝。宇文毓，史书说他“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子之量”大概宇文护觉得这个兄弟性格软好欺负，但是后来却发现宇文毓不仅聪明能干，努力发展经济，而且威望日增。于是宇文护就假装还政，只留军权

交还所有权力。不明其用心的宇文毓竟照单全收，真正做起了“皇帝”。宇文护又恨又怕，于是武成二年（560）又毒死了这个周明帝。周明帝死后，宇文护马上又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周武帝。改元保定，实际大权仍由宇文护掌握。公元572年，这一年，正是鹳雀楼的创建者宇文护的遇戈之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3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王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就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后赐死。紧接着，周武帝开始实施了疯狂的灭佛政策，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兴建的所有宫殿楼阁，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这样记载：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

雄伟壮丽的鹳雀楼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刻就险象环生、逃过一劫，幸免于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也许是因为鹳雀楼远在边塞的原因，也许因为该楼仍然可以起到军事瞭望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所处位置独秀的原因，它却偏偏被愤怒的周武王放过一马，随着堪称为一代枭雄宇文护的灰飞烟灭，他身外的那一切也都随他而去，空余这千古名楼立于蒲州大地，见证着历史这悠悠长河的兴衰更迭。

（三）鹳雀楼的兴盛（欣欣形容）

开元时期，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诗歌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诗人。蒲州古城作为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都是这个意义上产生的。此时被誉为中州大地的登高胜地鹳雀楼，更是名播遐迩。它独立于中州，立晋望秦，前瞻中条山秀，下瞰大河奔流，紫气度关而西入，黄河触华而东汇，龙踞虎视，下临八州，宏伟壮阔的山川景象，吸引了无数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来登楼观瞻、放歌抒怀，并留下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李瀚在《河中鹳雀楼集序》中就描绘了唐时鹳雀楼成为胜境以及倍受文人骚客青睐的情景。此时，著名诗人王之涣游历至此，登上了鹳雀楼，有感而发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

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两句写景诗做到了缩万里于咫尺，使咫尺有万里之势，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此诗虽然只有 20 个字，但却饱含哲理，脍炙人口，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唐诗中屈指可数的翘楚之作。鹳雀楼也“楼因诗成名”，成为一座文化名楼，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来此登楼赋诗。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惟李益、王之涣、畅当三首能壮其观”。除了王之涣留下的千古绝唱，在唐朝那个群星灿烂、名人辈出的诗国里，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李益也给鹳雀楼留下了同样厚重的华丽诗篇：“鹳雀楼西百尺檣，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乡望，远目非春亦自伤。”同是登上鹳雀楼，李益和王之涣的落笔却是大为不同。鹳雀楼西百尺檣，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首句“鹳雀楼西百尺檣，汀洲云树共茫茫”，首先勾画出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四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耳边仿佛响起那阵阵鼓击之音，浮现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上演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往事。王之涣的诗描绘了鹳雀楼周边雄美壮丽的景象，而李益的《登鹳雀楼》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副中唐蒲州城的画卷，我们似乎看到了黄河上耸立着桅杆的繁忙的船只、大片的汀州云树。“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的魏、汉之事消逝的这么快，可是人一旦愁起来，就是一日也觉得太长了。“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已经没有春天的迹象，那浓浓的伤感油然而生。一个愁、一个伤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丰富情感，不管是汉武大帝的潇洒，还是魏国山河的壮丽，此刻在李益的心境中都已成为历史的风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中；也就在此刻，鹳雀楼因为李益诗歌所赋予的历史意境显得更加悠远厚重。又如畅当的《题鹳雀楼》：“迥临飞鸟上，河流入断山。天势围平野，高出尘世间”。这首诗可以说是描写鹳雀楼风光的上乘之作，此诗前两句用鹳雀楼的高来寄托诗人

清高俊逸的情怀，后两句写四周景象抒发奔放的激情。宋朝人对这首五言绝句评价很高，认为可以和王之涣同名作相提并论。除王之涣、李益、畅当等人外，耿漳、马戴、司马札、张乔、吴融等五位唐朝诗人也曾登楼赋诗。“久客心常醉，高楼日渐低。黄河行海内，华岳镇关西。去远千帆小，来迟独鸟迷。终身不得意，空觉负东溪”。耿漳这首五律《登鹳雀楼》气势很大，同时感慨自己的抱负不成，壮志难酬，读来令人扼腕！“尧女西楼望，人怀太古时。海波通禹凿，山木闭虞祠。鸟道残虹挂，龙潭返照移。行云如可驭，万里赴行期。”马戴这首《登鹳雀楼晴望》想象丰富，展现了诗人宽阔的胸怀。“楼中见千里，楼影入通津。烟树遥分陕，山河曲向秦。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鹳雀飞何处？城隅草自春。”司马札这首《登河中鹳雀楼》前四句写登鹳雀楼所见的景色，后四句抒发今古兴亡的感慨。“高楼怀古动悲歌，鹳雀今无野燕过。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渔人遗火成寒烧，牧笛吹风起夜波。十载重来值摇落，天涯归计欲如何？”张乔这首《题河中鹳雀楼》展示给读者的是满腔悲凉、低沉的情绪，这大概与晚唐的时代风貌不无关系。“鸟在林梢脚底看，夕阳无际戍烟残。冻开河水奔浑急，雪洗条山错落寒。始为一名抛故国，近因多难怕长安。祖鞭掉折徒为尔，赢得云溪负钓竿”。吴融这首《登鹳雀楼》景色苍凉，表现出了唐朝末年的混乱苍凉形势，王之涣诗词中所显示的盛唐气象完全不见了踪影。这些锋头极盛的诗人都留下了不少的佳句。但留传至今，妇孺皆知的诗冠，依旧属太原才子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此诗虽然只有二十字，却以千钧巨椽，绘下北国河山的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象，令人襟怀豪放。诗人受大自然震撼的心灵，悟出的是平易而深刻的哲理，能够催人抛弃固步自封的浅见陋识，登高放眼，不断拓出愈益美好的崭新境界。成为鹳雀楼上一首不朽的绝唱。因此，千百年来这首诗不仅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而且也揭示了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学真理。可惜，如今再也看不到王之涣诗中显示的盛唐气象了。清代诗评家认为：“王诗短短二十字，前十字大意已尽，后十字有尺幅千里之势。”

（四）鹳雀楼的兵燹（连天烽火）

鹳雀楼自北周宰相宇文护建造以来，就数次面临毁灭的危险，但最终都得以侥幸留存直到元初。但在历经 700 多年后，它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残酷的战火。元朝初期，成吉思汗铁木真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金主完颜氏见蒲州城可以以黄河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便都迁蒲州。金元光元年(1222 年)，双方为了得到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金兵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位叫侯小叔的将领，一把大火点燃了蒲州城西南边的鹳雀楼——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以登，焚楼、櫓，火照城中。”是什么原因让金将侯小叔将楼点燃？是为了照亮夜空便于攻城？还是他担心金国不保而不想将鹳雀楼留给蒙古人？一切都随着那把火而成为历史的谜团。但可以证实的是：公元 1222 年的那一天，战火使得唐人心中无限辉煌的鹳雀楼灰飞湮灭，消失在滚滚的历史风烟之中。

长河落日里，远在边塞的那滴血残阳的河外城帅旗已易帜，暗示着这里曾经也上演过一场杀戮，留下了一段腥风血雨的记忆。曾经是宇文护麾下剩余的将士们仍然驻扎在这里，抵御着来自东边北齐的侵袭。鹳雀楼的勾栏瓦舍里或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像以往一样登楼远眺，抑或在这里娱乐玩耍、引颈高歌——。但他们却无法预知：置身所处的鹳雀楼日后会在烽火连天中涅槃、成为不朽的华夏文化历史名楼。

从此，无限辉煌的鹳雀楼仅存故址。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数百年来给人留下无限遗憾。

（五）鹳雀楼的现状（风雨守望）

鹳雀楼被毁于战火后，逐渐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身影。“至元壬申三月，由御史里行来官晋府。十月戊寅，按事此州，遂获登楼址，徒倚盘桓，逸情云上，虽杰观伟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风烟之胜，不殊于往古。是当元初楼已就毁。”元代著名文学家王恽。“鹳雀空余魏代楼，兴衰阅历几春秋。东来翠岭千峰特，西去黄河九曲流。短碣尚存宋元记，长堤犹是汉唐修。遥看槛外斜阳里，细草青青卧铁牛。”元代崔文鉴的这首《鹳雀楼怀古》；“石蹬盘云到上头，高风五月已惊秋。眼空四海无纤物，惟见黄河天际流。一柱巍峨势独尊，铁崖三面下无根。偶登绝顶思前事，满目河山孰与论？”明代薛瑄的《看鹳楼》。

“落日朱栏带还林，朔风寒雁动愁吟。”这是明代的诗人张循占的《鹳雀楼即事》开头两句，描绘的是历经岁月沧桑依然壮美的鹳雀楼屹立于荒草与杂树之上。另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写过不少关于鹳雀楼的诗词。难道鹳雀楼在元代被火烧后又重建过吗？旧志云：“明初时，故址尚可按，后尽泯灭，或欲存其迹，以西城楼寄名曰鹳雀”。后世慕名而来的文人雅士，只能够登上蒲州城的西门城楼，作为鹳雀楼的替代，抒发诗情，后来人们干脆将鹳雀楼的牌匾移至蒲州城西城楼。清初诗人尚登岸写道：“河山偏只爱人游，长挽羲轮泛夕流。千里穷目诗句好，至今日影到西楼”。西城楼也实在是“盛名难却，其实难符。”在鹳雀楼的高台废址上虽然领略了山河的壮丽，但心中却产生万端惆怅，这是因为王之涣还有李益等的杰作，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读诗思楼。故而前来蒲州探迹寻胜的文人雅士，希望能踏上古人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千古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古城西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那些在城楼上作下的鹳雀楼诗，放佛后世对鹳雀楼的凭吊，写满了遗憾之情。

星转斗移，历史的风烟早已吹散了鹳雀楼的形貌。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一切无迹可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加强，重修鹳雀楼的呼声日益强烈。1991年，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重修鹳雀楼”。这一倡议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赞同和支持。1997年12月，鹳雀楼复建工程在黄鹤岸畔破土动工，这是自元初焚楼700余年后的首次重建。2002年9月，新鹳雀楼矗立于黄河岸畔，重现昔日辉煌。

今天的鹳雀楼它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后人也依然能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但今楼非古楼，它不曾聆听过“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里帝王行船的箫鼓和棹歌；感受过“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的怅惘；生发过“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的伤感。

历史无情，古鹳雀楼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风烟之中，它的行迹早已无踪无影。但楼以魂存，那些不朽的诗词歌赋穿越了历史的长河，直到今天还传诵于千家万户，引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历史烟云，不断的去遐想、触摸、感受早已消失的那些历史画卷，因为这是人类共有的记忆。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大学人文教研室